

沁园春·寄语新年

■贯愚

吟诗谋篇，抒怀励志，寄语新年。看太平盛世，万千景象，全民思变，机遇空前。朗朗乾坤，复兴我待，不负韶华追梦圆。诚心在，管它征途远，牛气冲天。

轻装上阵争先，从头越，笑迎风雪寒。到中流击水，浪尖锤炼，遨游沧海，直向云端。古往今来，杰人辈出，无数英雄美誉传。创伟业，当勇于奉献，克难攻坚！

宝鸡行吟（二首）

■甄双印

渭堤偶题

夏雨霏霏秋季续，斯年温润绿高原。千花万树葱茏覆，墨岭青山蔚蔚悬。昔日风尘延旧貌，今朝天地换新颜。双堤漫步人心悦，长笛悠悠渭水川。

登秦岭冻山

涉涧穿林径草甸，登临绝顶览周遭。迢迢渭水北川过，幢幢楼房南谷盘。西岭宝成通蜀道，东峰太白插云端。冻山今日晴无限，境界高时天地宽！

灵魂（外一首）

■解亚娟

雪的背后，一定是童年美好的世界，憧憬仿佛一场梦。一些缘分我确认过，绝对比想象的清纯

默默地抱紧灵魂，带着响亮的呼吸前行，向所有的往事告别，爱上自己，需要足够的勇气。

万物褪去衣裳，在月光下独舞，无声地打量这个尘世的纷杂，爱上月亮，让我成为一颗星星。

回到家乡

跨过深秋，家乡的冬格外清晰，一缕缕炊烟，仿佛移动的云彩，等待田野复苏。

隔壁的王大爷，一会安静，一会伤心，想起那些积攒的往事，不由得欢喜、落泪、沉默。

生我养我的土地，被母亲养大的白菜包围着，如纯洁的珍珠，为一些光亮的未来准备着。

雪在天空飞舞，辽阔的土地上，一些景象被忽略和遗忘，回到家乡，我就是一粒尘埃，被包容，被接纳，被呵护。

大白山就在眼前，雪覆盖着山，山托着雪，这些正是我想要的样子，用寂静之心，回到家乡的怀抱。

雪花开了

■高均科（广州）

雪花开了，在这个冬天，积攒着春夏秋冬的能量啊，轰然开放，那是怎样的一种力量啊，漫天舞动，是笔走龙蛇的书法，还是浓墨重彩的绘画，那一夜之间的洁白，那天地之间的素雅，我歌唱雪花，她的优美的舞动，她的柔和冷峻的美，都使我陶醉。

雪花开了，天地是她的舞台，孩子们是那样的欢天喜地，捉迷藏、堆雪人、跳啊、跑呀的，可怜我们这些成年人，似乎只有在盛开的雪花面前，才能嗅到童年的气息。

我所认识的胡宽

渭水

吐谈谐有趣，妙语连珠，是个大活宝。到达延安那晚，看到灯光明亮的宝塔山时，他高声唱起：“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……”极富感染力，让同行者群情沸腾。

1980年前后，胡宽开始诗歌创作，他每次与我见面，总拿出几首诗作，共同切磋。我发觉这位老弟出手不凡，诗风别具一格，是个另类。当时，我与诗友郭应文正在为宝鸡渭滨区文化馆筹办《蔷薇》文学报创刊号，当即在第三版选发了胡宽的《我诅咒》《黑烟的感叹》两首诗。这应该是他首次发表的处女作——

“黑烟说/我受尽了人间的诬蔑诽谤/你们却喜欢绚丽的火焰/津津有味地欣赏她舞姿的妖艳/像一群色鬼准备接受肉欲的冲撞/有谁知道我是火的灵魂/它死了我活着/还要向蓝天传播我浓厚的思想”。（《黑烟的感叹》）

上世纪80年代，被称为文学复苏的新时期，几代诗人以觉醒者思考者的姿态，以人性回归的批判意识，如岩浆迸发、摧枯拉朽之势，促使中国诗坛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聚合与崛起。胡宽正

是那股汹涌澎湃诗潮中的同道人。

当时，我与国内各地诗人联系较广。诗人王家新给我寄来武汉大学自办诗刊和北岛的《今天》。西安财院诗人沈奇托人转来他自选油印诗集。胡宽也看到，我们常一道研读，并谈论北岛、食指、顾城等人的诗。胡宽并非生活在真空地带，他对当时诗坛现状还是有所了解的。只不过他没有加入到任何一种流派之中，他扮演着独行侠的角色。

诗评家李震说“胡宽的诗更多的是非理性的、纯艺术的写作状态”，我认为胡宽的创作脉络始终与生命流程并行，就其精神层面与当时的诗歌主体探索路径是一脉相承的。只不过，他写诗少了许多功利性的索求，并不看重作品的出路，发表不发表都无所谓。因此，相对于那些在众多诗歌刊物上频频亮相的诗人而言，这位独行的诗者自然无人知晓，一直处于被冷落被边缘化的境地。

胡宽其父胡征是著名的“七月派”诗人。从童年时代，他父亲就被无端打入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的冤狱，后举家下放到宝鸡陇县农村劳动，直至1980年才得以平反。20多载的政治阴影，致使胡宽身心饱受摧残折磨，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记。

宝鸡在上世纪80年代，被称为诗城，被誉为“陕西的石河子”。“金秋诗会”规模空前，民间社团自印的《蓝星诗刊》《西部诗报》《火鸟诗刊》《太白风》《黄土诗报》接踵登场。而胡宽以独立的写作形态，于不自觉中融入中国新诗变革的滚滚洪流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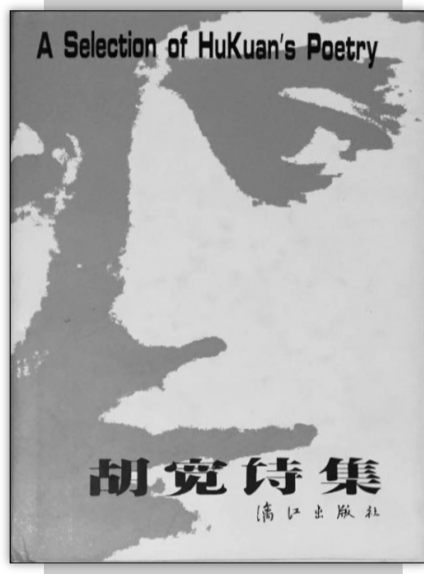
胡宽是一位热爱生活、崇尚自由的歌者。他用长出翅膀的思绪，用光怪陆离的想象，冲破传统新诗固有的模式，充满呼唤良知、重筑人文家园的强烈反叛意识。

这位命运坎坷的诗之殉道者，以碎片化了的痛苦体验、曾经咒语式的苍白生存记忆，以无秩序的诗行铺排、多层面的意象堆砌、随意迸发的平民话语、近似油画的立体视觉、令读者笑不出声的黑色幽默……让诗之锋芒闪烁出夺目的智慧光芒！可以说，这一代诗人似乎活得比父辈诗人更真实更超脱更明白。

回眸胡宽在有限的15个年头的创作生涯中，他除了创作出大量的短诗，还完成了《土拨鼠》《死城》《我们已不再幼稚》《黑屋》《惊厥》《雪花飘舞》《受虐者》等长诗。1988年，胡宽自印的诗集《开山鼻祖》问世，他曾送我一本。而今，不知道遗落在哪里，我找了几次终未找到。然而，那浓郁的墨香还在眼前弥漫，那熟悉的诗句还在耳畔回荡！

1996年7月，在300多名诗友亲朋扶助下，由时年78岁老诗人胡征亲任主编的《胡宽诗集》由漓江出版社出版。悲喜交加，白发人为黑发人开路，胡宽的诗作终见天日！

那个特殊年代远去了。而今，我们更没有理由在诗坛中造神。我只想用真实、客观、公正、理智的态度，审视与回顾一下胡宽的生命进程与创作概况。而尤为珍贵和具有价值的是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一段特殊岁月的历史，印



证了中国一代诗人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缩影。记住吧，记住那段不容忽略不容忘却的历史。

此刻，隔窗眺望，窗外正飘舞着纷纷扬扬的雪花。胡宽飘然而来，他提着两瓶啤酒，带着诗稿《雪花飘舞》，叩响我的家门——

雪花落在道路、庭院，桥梁、烟窗、岩石，耸立的楼厦，颓唐的残墙断垣，污水井，动物尸骸的标本上……掩埋了一切光荣、理想和罪恶。飘舞的雪花，落在了生与死的界碑上，落在了一切应该落和不应该落的地方。

（渭水：本名周抗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委员。其社会抒情长诗于上世纪80年代文学新时期在国内诗坛产生广泛影响。组诗《挂甲屯的爱和恨》，1982年获首届“星星诗歌创作奖”，诗集《面世》获陕西省第四届“柳青文学奖”优秀诗歌奖。）

胡宽新年登上《诗潮》封面

本报讯 “当它亡命天涯，饱经磨难沧桑来到栖身之所/获得了宏伟和博大/但因此也丧失了本性/卑微的角色，在为自己的行为永恒地忏悔……”在最新出版的今年第1期《诗潮》上，从宝鸡开始走上创作之路的已故诗人胡宽成为封面人物。胡宽于1992年创作的首首长诗《窥见江河流入海洋》也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该杂志头条栏目《诗档案》，是对其作为中国现代诗拓荒者的致敬。

生于1952年的胡宽，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过作品，故而在中国诗坛一直默默无闻。他1969年随其父“七月派”诗人胡征下放我市陇县山区插队劳动，1972年12月入伍南京军区，1976年3月退伍分配到我市综合公司搞宣传工作，弃画从诗开始文学创作，1979年6月调西安市雁塔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，成为西安现代诗创始人之一。

1995年胡宽因哮喘病去世，留下近200万字的手稿，代表作有长诗《土拨鼠》《雪花飘舞》《受虐者》《银河界大追捕》等，1988年自费出版诗集《开山鼻祖》。1996年诗友众筹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《胡宽诗集》，胡宽被称为“陕西的食指”“中国的金斯伯格”。1997年9月5日，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、《诗探索》编辑部在北京召开“胡宽诗歌作品研讨会”；2015年10月25日《诗歌网》在西安召开了以“诗歌的殉道者”为主题的“纪念胡宽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”，《陕西诗歌》杂志同年第3期隆重推出纪念专号，详尽介绍了其生平代表作及牛汉、李震、沈奇、芦苇等大家的评论、回忆录等资料。《诗潮》是辽阳市文联主办的诗刊，在全国诗坛享有美誉。（白麟）

洞察《日月洞》

——读宁可长篇小说《日月洞》 冯积岐

着生活的黑洞、现实的黑洞、人性的黑洞。如果只把日月洞看作作品中的空间，看作一处住所，那就没有读出宁可的用心、智慧，以至成熟的艺术修炼。宁可笔下的日月洞，就是博尔赫斯笔下的沙子，卡夫卡笔下的城堡，科塔萨尔笔下的高速公路。既有物体之实指，又有其暗指。这是宁可日臻成熟的表达。如果将日月洞仅仅视为一处山洞，宁可不会反复强调，不会围绕这个洞来铺排情节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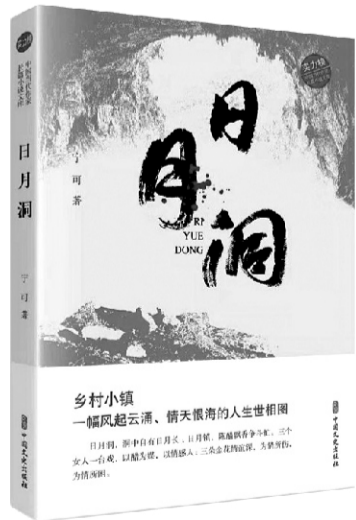
就宁可在《日月洞》中讲述的故事来说是司空见惯的：二丫爱的是大锁，却嫁给了姚栓牢；姚栓牢爱的是大凤，却娶了二丫；而大凤只是一个在男人中跳来跳去的女人。单从情节上讲，指数不高。在一块石头中能凿出价值不菲的美玉，这才是高手。宁可就是从读者看惯了的情节中，从大凤、二丫、三美、黑娃镇长、姚栓牢、大锁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开掘出意义不一般的主题。小人物的情感闹剧，一不小心，就整成了热闹而庸俗的地摊货了。是否写出深度来，是否沦落为地摊小说，两者只有一步之遥。宁可牢牢地把握住了素材，他从开始构思就把笔伸进了日月洞中，从看似具有普遍性的情节中建筑深刻的思想。这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善于思考的结果。

不起眼的日月镇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缩写。日月镇上这些小人物的生存观、价值观是当代生存观、价值观的浓缩。大凤、二丫、三美、姚栓牢、黑娃、大锁，以及二狗三顺们，他们的生活有黑洞，人性有黑洞。三美的贪恋、放纵、做人无底线，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写照。她从姐妹的肉体上捞取金钱，没有任何同情心不说，还把她的闺蜜大凤也拉下水了。三美这样的女人，是时代的产物。大凤则是那种有奶就是娘，混混沌沌过日子的典型；二丫也不完美，她单纯、懦弱、逆来顺受，她是鲁迅所说的，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代表。而姚栓牢的无耻、不择手段地敛财和恶霸形象及黑娃这种小贪官，只能使日月洞这孔黑洞更黑，他们的人性黑洞，是一把大火烧不掉的。宁可在小说后半部设置的日月洞大火更是寓意深刻。好在日月洞主人更换，希望就在不远处，日月镇最终平静了。

《日月洞》秉承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，宁可对现实、对人性的批判，不是剑拔弩张，不是刀光剑影，火药味十足；宁可的批判是不动声色的，宁可的批判，如一条河流，河面是平静的，涌动在水下面。他恰如其分地借鉴了现代主义的隐喻和暗

示，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。宁可放弃了跌宕起伏、波澜壮阔的情节高密度叙述，他的叙述平实、淡定、从容，尤其是那短句式，如同钉子一样，把汉字钉在纸上，不可动摇。他的一个比喻就是一个意象，如：在光线黯然的屋子里，蔬菜落地的声音就像人突然摔了一跤，或者像一块破布贴在了地上。这种比喻还很多，不一一赘述了。从文学本体论解读，《日月洞》也是陕西长篇小说的新高度。

（冯积岐：宝鸡岐山人，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，出版长篇小说《沉默的季节》《逃离》《村子》《遍地温柔》等12部。）



这部小说，为什么叫《日月洞》？日月洞是什么洞？按照宁可在作品中的叙述，日月洞，是日月山下的一孔窑洞。这孔窑洞修建颇为气派，外面用花岗岩砌就，和日月山融为一体。日月洞本该是庙宇、寺院、修行之处，而日月洞恰恰不是，只是住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日月镇的镇长黑娃。由此，日月洞显得神秘、吊诡，给人一种探究感。我觉得，整部小说就是围绕这个由日月洞和月洞构成的洞展开的。如果说，日月洞有明暗两层意思，从宁可的叙述交代来看，明示的，凸现在读者面前的日月洞，只是黑娃镇长的一处住处、一座暗室，也可称为私寓。他的一些阴谋诡计和龌龊之事就产生于此洞。埋在作品深处的隐喻——也就是说暗洞，是一种暗示和隐喻，日月洞隐喻